

萨特“实践 - 惰性”理论视域下的异化新形态探析

陆文娴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发展谱系中, 萨特的“实践 - 惰性”概念揭示了异化从主客对立“物化”向主客消融的“惰”演化的深层逻辑。面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治理与绩效社会中“内卷”困境的异化新形态, 经典物化理论面临着解释力更新的挑战。本文通过深入梳理萨特“实践 - 惰性”理论的生成机理——从“匮乏”的本体论前提出发, 经由个体谋划、实践物化至惰性循环的辩证运动, 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与形态演进。在此基础上, 重点剖析异化新形态的核心特征: 数字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 已固化为弥散的“惰性场域”, 导致主体性的深层异化; 而竞争评价体系则通过“群列”整合, 构筑了结构性压迫的内卷困局。通过对比马克思异化理论与萨特实践 - 惰性理论的异同, 本文指出, 萨特的理论虽因过度强调“匮乏”而弱化了制度批判的维度, 但其对弥散性、日常性异化的敏锐捕捉, 为理解当代人的自由困境提供了颇具张力的哲学透镜。打破“惰性”桎梏的希望, 不在于等待宏观结构的突变, 而在于重拾实践的批判性与创造性, 在持续的总体化过程中寻求人的解放。

关键词

萨特, 实践 - 惰性, 异化新形态, 数字异化, 内卷

An Analysis of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rtre's "Practice-Inertia" Theory

Wenxian L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ugust 2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al genealogy of Marxist alienation theory, Sartre's concept of "practice-inertia" reveals the deep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alienation from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ubject-object opposition to the "inertia" of subject-object dissolution. Faced with the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embodied i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the involution predicament within performance societies, classical objectification theor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updating its explanatory powe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by thoroughly tracing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Sartre's "practice-inertia" theory—from the ontological premise of "lack,"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individual planning and practical objectification, to the cycle of inertia. On this basis,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as a product of human practice, has solidified into a diffuse "field of inertia," leading to deep alienation of subjectivity; meanwhile, competitive evaluation system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group arrays,"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oppression of the involution dilemma.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Sartre's practice-inertia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Sartre's theory, due to its overemphasis on "lack," weakens the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critique, its sensitive capture of diffuse, everyday alienation provides a highly dynamic philosoph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freedom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humans. The hope for breaking the shackles of "inertia" lies not in waiting for sudden transformations of macro structures, but in reclaiming the critical and creative potential of practice, seeking human liberation in the ongoing process of totalization.

Keywords

Sartre, Praxis-Inertia,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Digital Alienation, Involu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异化是诊断现代性危机的核心哲学范畴，理论脉络历经黑格尔精神异化、马克思劳动异化、卢卡奇物化理论层层推进[1]。传统异化批判多聚焦工业生产、商品交换领域人与物直接对立关系，难以解释数字时代渗透日常生活、隐藏在算法规则与量化竞争中的新型异化。萨特“实践－惰性”理论突破传统物化批判边界，将异化拓展至全部日常生活维度，提出人类实践一旦外化为物质化惰性载体，便会生成独立于主体意志的客观暴力，反向吞噬人的主体性，能够有效解读当下多重社会矛盾。

萨特“实践－惰性”理论对当代现实具备较强解释力：人类创造算法、社交平台以提升生活效率，却被流量逻辑、算法规则持续裹挟；个体为美好生活奋力奋斗，最终深陷无意义内卷；各类公共制度本以服务公众为初衷，长期运行后极易滋生形式主义僵化问题。上述现实共同指向现代性根本悖论：人的创造性实践持续生产与自身对立的异己产物。

2. 实践－惰性的理论溯源与核心内涵

2.1. 理论的生成

萨特实践－惰性理论的诞生，并非突发性的理论建构结果。该理论既是萨特自身哲学思想长期演进

转向的产物，同时也是其回应时代理论争议、开展理论反思与补充完善的成果，下文从思想发展脉络与时代学术背景两个层面展开阐释。

其一，个人思想转向。从纯粹存在主义到实践哲学，萨特早期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聚焦个体意识、自由与人际冲突，构建了以“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为核心的理论，但这套理论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无法解释群体、制度、历史等宏观社会现象，也难以回应左翼运动的现实困境。二战、抵抗运动以及战后法国的社会现实，让萨特意识到孤立的个体自由是抽象概念，人的自由始终被物质条件、集体关系、历史环境所制约[2]。他开始扬弃早期纯粹意识哲学，将“实践”确立为哲学核心，把个体放置于社会总体化进程中，实践-惰性概念正是这一思想转向的标志性成果。

其二，时代理论困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补全，在萨特的研判中，彼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存在一定局限。一部分解读走向经济决定论，将历史简化为生产方式的线性演进，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与实践创造性；另有阐释教条化解读异化理论，将异化单纯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忽视异化是人类实践伴生物[3]。他承认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刻性，但认为其解释范围存在边界，试图以实践-惰性理论拓展异化的内涵，从人类实践的本体层面解释异化的起源与存续，弥补既有理论重宏观、轻微观，重客观规律、轻个体实践的偏向。

2.2. 核心前提：匮乏作为人类生存的本体论基础

在萨特的逻辑中，匮乏(scarcity)是实践-惰性得以生成的原初条件，也是人类一切冲突、异化的根源。不同于经济学层面的“物资短缺”，萨特笔下的匮乏是一种本体论规定：在既定社会空间与人口规模下，物质资源无法完全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求，这种先天失衡贯穿人类全部历史[4]。

《辩证理性批判》明确指出：“匮乏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斗争，首先源于物质资料的匮乏”[5]。匮乏催生了双重效应：第一，迫使人类开展集体实践，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获取生存资料，这是实践产生的原始动力；第二，匮乏让人类的劳动成果天然带有“排他性”，个体与群体的实践成果极易转化为威胁他人的力量。正是在匮乏的场域中，人的创造性实践开始走向自我否定，实践-惰性由此萌芽。

匮乏并非单纯的外在物质条件，它内在于人类实践本身：人类为克服匮乏而劳动，劳动产物又会以新的形式制造匮乏与对立，这构成了实践-惰性循环的底层逻辑[4]。这也是萨特区别于马克思的关键：马克思将异化归因于特定社会制度(私有制)，而萨特将异化的根源追溯至人类生存的本体性匮乏。

2.3. 实践-惰性的概念界定与本质特征

2.3.1. 概念定义

萨特将实践界定为“人的总体化活动”：人基于自身需要，通过谋划、行动改造物质世界与社会关系，实现自我超越，这是自由、主动、具有创造性的正向活动[6]。而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是人类实践活动完成后，其产物(人造物、制度、集体秩序等)脱离主体掌控，固化为被动、僵化、具有反目的性的客观结构。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中写道：“实践-惰性不是纯粹的物质，也不是独立的精神，它是被实践塑形、又反过来奴役实践的人化物质，它是人们行动的产物，却成为支配行动的异己力量”[4]。简单来说：实践是“人改造物/世界”，实践-惰性则是“被人改造的物/世界反过来改造、奴役人”。

2.3.2. 三大核心特征

实践-惰性结构对人的支配依托三重嵌套特征，完整构成现代社会异化内在运行机制。

第一，实践产物的反目的性。一切实践起源于主体内在生存与发展诉求，工具、制度、协作组织创

立初衷均是解放人、简化社会运行。但实践成果长期固化、独立化为惰性结构后，会完全背离初始目标，产生反向支配效果。工具本应减轻劳动负担，却强制人服从机械运转节奏；制度旨在维护公平，僵化后滋生形式主义加重个体负担。这种实践目标彻底倒置，是实践自我异化的根本标识。

第二，物化与他律性。主体鲜活的创造性实践，会将劳动力量、社会关系凝结在外在物质、制度载体之中；自由自主的主体活动转化为冰冷固定、带有强制约束力的客观秩序[7]。惰性结构成型后，个体行为不再由自主意志主导，被动服从技术、制度、规则预设框架，陷入他律生存。流水线工人服从机器、职场人盲从僵化流程、网民被算法推送裹挟，均体现主客体彻底倒置：人不再支配实践产物，反而被产物塑造、限制。

第三，持续循环再生性。异化不是阶段性偶然问题，而是内嵌于人类实践的常态化矛盾。旧惰性结构压迫个体自由，驱动人开展新实践寻求突破；但在匮乏本体约束下，任何新型实践成果都必然再度固化、结构化，生成全新惰性形态。异化无法依靠单次革命彻底根除，只会伴随人类实践迭代持续再生、自我强化。在萨特理论框架中，异化不是特定历史阶段临时现象，而是伴随人类全部历史的恒常困境。

2.4. 实践 - 惰性的四级形态划分

萨特原著并未给出标准化层级划分，本文依托《辩证理性批判》文本脉络开展类型学归纳，梳理出异化力量由外在物质逐步渗透集体、组织直至顶层制度的四层递进形态，完整还原实践产物反向支配人的演化路径。

第一层：人造物的基础惰性。这是实践 - 惰性最原始形态，对应人类劳动创造的各类物质产品。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生成工具、商品、生活物资，物质载体承载人的实践力量，逐步获得独立于创造者的支配力。匮乏条件下，人造物成为划分利益、制造人际对立的媒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构成最基础的物化异化。粮食、住房等生存资料本是劳动成果，在资源稀缺环境中却演变为争夺标的，直接支配人的全部行为选择。

第二层：群列(系列)的松散惰性。当个体依托物质媒介形成聚集，便生成群列形态。群列内部个体看似空间上聚集，实则彼此孤立、相互疏离，处于“形式同一、实质割裂”的生存状态。集体不存在统一自觉意志，所有成员被无形的群体惯性裹挟，陷入萨特所言“实践无能”[6]。排队人群、碎片化网络围观群体、同质化底层职场群体都属于典型群列；群列惰性消解集体创造性，抹平个体独特性，使人沦为群体无差别的附属物。

第三层：组织群体的次生惰性。当群列长期承受惰性压迫，个体为反抗异化、争取自由会自发聚合，形成宣誓群体、工作团队、革命组织等聚合性群体。群体依靠共同目标凝聚成员，开展联合实践，短暂突破群列惰性束缚。但组织规范化、层级化推进过程中，内部会持续滋生全新惰性：规则僵化、分工固化、内部分化，原本旨在反抗异化的共同体，再度转变为压制个体的惰性结构[2]。锐意进取的创业团队最终走向官僚化、公益组织沦为形式化团体，均属于此类形态。

第四层：机构体制的稳固惰性。这是层级最高、存续最稳定的实践 - 惰性形态，对应国家行政机构、大型社会体制等制度化组织。各类机构为实现公共目标设立，长期运行后不断自我扩张、趋于僵化，形成韧性极强的惰性系统。机构运行逻辑不再服务初始公共目标，转而优先维护自身存续，个体被庞大体制网络牢牢束缚，难以挣脱[7]。组织机构运行中的僵化、形式化是该形态最直观表征，也是萨特重点批判的现代社会顽疾。

3. 实践 - 惰性的生成逻辑：从个体实践到异化循环

萨特以前进 - 逆溯法为研究方法，从微观个体实践出发，逆溯推导至宏观惰性结构[6]，完整勾勒出

实践 - 惰性的生成、演化与循环逻辑，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核心阶段。

3.1. 第一阶段：个体实践——总体化的自由活动

逻辑起点是个体需要。萨特认为，需要是人类最原初的实践形式：人作为生命体，为维持生存产生需要，进而开展劳动实践。个体实践是一种总体化活动：一方面，有机体将自身的生命状态总体化(如饥饿催生行动意愿)；另一方面，个体将周围物质环境总体化，通过劳动改造外物以满足需求。

此时的实践具备纯粹的创造性与自由性：个体基于自我谋划行动，主体意志主导行为，人与物、人与自身处于和谐状态。但这种纯粹的个体实践仅存在理论抽象中，人类无法脱离他人与物质环境孤立生存，匮乏与他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为实践的异化埋下伏笔。在匮乏的大前提下，个体实践必然与其他个体实践产生交集、碰撞，这是实践走向异化的第一步。

3.2. 第二阶段：实践物化——从创造到对立的转折

个体实践通过物质媒介(劳动产品)与他人产生关联，物化成为实践转向实践 - 惰性的核心转折点。具体分为两个环节：第一，实践的客观化，个体的主观谋划与创造性劳动，凝结为客观的物质产品或行为规则。原本内在的主体力量，转变为外在的、独立的存在。劳动不再单纯属于劳动者自身，其成果成为公共性的物质载体。第二，产物的反异化生成，在匮乏条件下，客观化的实践产物不再中立。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会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生存阻碍；而创造者本人，也会被自己创造的产物约束。机器由工人制造，最终工人必须服从机器的运转节奏；商品由劳动者生产，最终劳动者却难以负担商品价格。

萨特指出：“客观化本身不等于异化，但在匮乏的历史场域中，一切客观化都会演变为异化”[4]。这是区分正常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关键：若无匮乏，人类劳动产物会成为共同财富；而匮乏让所有实践产物都带上“对抗性”，实践的物化必然走向自我否定。

3.3. 第三阶段：集体惰性形成与无限循环

物化产物将分散的个体联结为整体，四层递进的实践 - 惰性结构依次生成，铺展成笼罩整个社会的惰性场域，由此构筑一套难以突破的异化闭环。这一循环遵循清晰的演化路径：首先是松散群列的形成，个体在统一物质产品与标准化规则的裹挟下聚集，却彼此原子化、相互疏离，人人陷入猜忌与被动模仿的状态，集体惯性不断压抑个体的自主行动，第二层群列惰性就此成型；其次是反抗性共同体的诞生，身处群列压迫之中的个体不堪异化束缚，自发联合形成组织，依托协同一致的集体实践对抗惰性，短暂重拾实践本有的创造性；最后是组织自身的再度僵化，群体为维系自身存续不断增设层级、固化规章制度，逐步走向制度化，原本用以挣脱异化的共同体，最终蜕变为层级稳固的顶层体制，第四层体制惰性随之生成。

由此形成完整的演化链条：自由创造性实践→实践物化产物→群列松散惰性→反抗性联合组织→固化机构惰性。人类发起的每一场反抗异化的实践，到头来都会催生全新的异化结构。在萨特看来，这套循环深植于本体论层面的匮乏，只要人类无法彻底摆脱匮乏这一根本约束，实践 - 惰性的往复循环便不会中断，整部人类历史，正是“实践与惰性持续斗争、不断再生的辩证过程”[1]。

4. 实践 - 惰性理论对当代异化现象的批判性解读

萨特实践 - 惰性理论揭示了人类实践自我异化的普遍机制：主体基于自由诉求发起实践，实践成果逐步客观物化，最终在匮乏条件下反向支配主体、形成目的倒置的异化结构。这一理论框架，不仅能够解释传统工业社会的物化问题，更能够精准阐释当代社会涌现的数字算法异化与集体内卷困境两类新型现代性矛盾。立足实践谋划、物化沉淀、惰性反噬的内在逻辑，可对当下典型的社会异化形态展开深层

理论剖析。

4.1. 算法的“实践 - 惰性”化：从技术赋能到数字奴役

数字技术、网络平台、智能算法诞生于现代人拓展交往、提升劳动效率、便利生活的主体性实践，初始目标指向解放主体、拓展人的存在边界。用户借助网络完成信息获取、社交沟通、线上劳动、自我表达，全部数字行为都源于自我发展的自主谋划，是拓展生存空间的创造性实践。

海量个体持续开展数字实践，行为数据被平台持续捕捉、量化、整合，完成深度实践物化。浏览记录、互动偏好、工作轨迹、表达习惯全部转化为标准化数据标签，汇聚生成固定流量规则、推送算法、平台考核体系。鲜活多元的个体实践力量脱离主体自主控制，固化为一套独立、具备强制约束性的客观技术结构，数字工具由此形成完整惰性结构。

在注意力、数字资源、网络话语权普遍匮乏的当代环境中，固化算法体系显现强烈反目的性，完成从技术赋能到数字规训的异化反转。算法依靠数据标签定义个体价值，流量逻辑主导全部内容生产，量化指标约束平台从业者；普通网民为获取认同被迫迎合大众潮流，自媒体、平台劳动者必须适配算法规则压缩自主创作空间。技术本应拓展人的自由选择，反而塑造认知边界、规训日常行为、限定生存方式。同时网络空间大规模生成原子化群列，网民看似拥有无限数字自由，实则彼此同质化、相互孤立，极易被舆论、平台惯性裹挟，陷入“实践无能”。信息茧房、舆论极化、网络表达趋同等数字乱象，都是数字场域实践 - 惰性结构的现实表现。

4.2. 内卷：竞争评价体系的情性化与恶性循环

内卷是当代最突出生存困境，本质是个体良性发展实践在资源匮乏结构中持续固化、异化、自我循环的惰性过程，完全契合萨特“主体谋划 - 客观物化 - 反向支配”异化逻辑链条[3]。

从实践源头看，内卷起源于个体正当发展诉求。在教育、就业、职场晋升领域，个体为改善生存处境、实现阶层提升、完成自我成长主动学习、奋斗精进，这类实践是主体突破生存局限、追求自由发展的自主行为，本身不具备异化属性。

全社会无数个体发展实践不断叠加汇聚，个体化内在成长价值逐步沉淀为统一、刚性、外在于所有人的公共量化评价体系，完成关键实践物化。个体内在成长价值被置换为分数、学历、职级、资历等标准化评判指标，单一竞争尺度脱离个体意志，成为支配全部社会成员的客观结构性规则，构成竞争场域惰性根基。

优质发展资源、社会上升通道存在本体性匮乏，这套量化竞争体系形成极强反目的性，催生全员内卷循环。即便个体清晰认知过度竞争只会造成无意义内耗，也无法主动退出竞争；放弃内卷等同于丧失发展机会与生存优势。个体谋求自我发展的正向实践，异化为自我消耗、自我束缚的结构性枷锁。同时实践 - 惰性循环再生性在内卷中充分显现：个体躺平、低欲望等反抗行为无法撼动宏观竞争结构，极易被主流体系同化；部分个体突破现有竞争标准，又会抬升全社会竞争门槛，催生新一轮高强度内耗。匮乏持续支撑竞争惰性结构自我复制、强化，最终形成“全员消耗、整体无增益、无法终结”的内卷悖论，成为常态化社会异化困境。

5. 实践 - 惰性理论的局限与当代启示

5.1. 理论内在局限

萨特的实践 - 惰性理论深受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启发，二者均立足人的现实实践，揭示创造性活动生成异己支配力量的生存困境，开展对现代物化社会的批判。但二者存在根本性分歧：马克思将异化理

解为私有制造就的特定历史现象，寄希望于社会变革实现异化的消解[8]；萨特将异化溯源至本体论层面的匮乏，把异化视作人类无法彻底根除的生存常态，只能依靠群体抗争实现阶段性突围[9]。马克思聚焦生产领域下劳动者所处的支配性关系，萨特将异化解释力拓展至全部日常生活。该参照表明，萨特理论擅长解读弥散化的非制度异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制度变革对缓解异化的现实效能。

萨特理论同时具备多重固有短板：第一，本体论层面将匮乏永恒化，混淆生产力可改善的物质短缺与需求冲突，将阶段性历史问题本体化，造成理论底色悲观[10]。第二，弱化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将异化全部归因于实践与匮乏，忽视制度因素在当代异化之中的关键地位，仅仅依靠分散个体反抗难以化解大规模结构性异化。第三，历史观带有相对主义色彩，全盘否定历史客观进步趋势，削弱理论社会实践指引力。第四，片面预判一切集体组织终将走向惰性，忽视自觉共同体具备突破异化的解放潜能。

5.2. 当代启示

结合萨特理论合理内核与固有局限，匹配当代数字化、内卷等现实困境，可从社会治理、宏观制度、个体发展三层提炼时代启示。

第一，常态化警惕实践产物异化风险，锚定人本发展核心。技术更新、制度搭建、社会秩序构建均来自人的创造性实践，但长期运行后都存在固化为惰性结构、反噬主体的内在趋势。社会治理必须持续回溯实践创立初衷，防范目标倒置的异化危机。针对算法、大数据管控等数字化，建立常态化监管纠偏机制，约束技术逻辑无序扩张；针对制度运行滋生的各类形式化、流程僵化惰性，持续深化体制改革破除僵化规则，保障技术、制度始终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规训个体生存。

第二，坚持宏观制度变革与微观个体抗争双向协同，共同化解结构性惰性。宏观层面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优化生产关系、完善分配制度、推进结构性社会改革，从源头缓解物质匮乏、阶层对立等异化底层土壤，是消解群体性、系统性惰性的根本路径。微观层面吸收萨特实践哲学优势，重视个体主体性解放力量，鼓励独立思考、自主实践，主动挣脱固化规则、原子化群列、僵化体制束缚，依靠个体自觉对冲集体惰性规训。制度革新夯实外部治理基础，个体觉醒激活内部突破动力，二者互补构成完整异化化解逻辑。

第三，重塑社会实践价值导向，回归人的本真自由发展。实践的本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与自我价值实现，内卷、消费主义、数字沉迷、人际原子化等异化现象，根源都是社会实践价值导向扭曲错位。一方面引导个体挣脱流量、量化指标、物质标准的被动规训，重新以真实创造、自我成长、真诚交往为实践核心目标，削弱惰性结构支配力；另一方面培育良性共同体文化，打破恶性竞争氛围与原子化群列生存状态，构建具备共同价值、自主创造性的社会共同体，从个体、集体双重维度打断实践惰性再生循环，推动人的实践由被动异化转向自由自觉的本真活动。

6. 结语

实践-惰性理论极大拓展了传统异化理论边界。萨特跳出马克思主义单一制度批判视角，从人类实践本体层面重构异化阐释框架，将异化从资本主义专属问题拓展为贯穿全部人类历史的普遍生存困境。四层实践-惰性形态搭建起从微观人造物到宏观体制的完整异化谱系，弥补传统理论忽视日常、技术、群体异化的解释盲区，丰富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体系。同时该理论提供全新方法论工具，依靠实践辩证法、前进-逆溯法打通微观个体实践与宏观历史总体，既拒绝抹杀个体能动性的经济决定论，也抛弃脱离历史现实的纯粹个体主义。萨特证明历史并非抽象客观进程，而是无数个体实践与惰性结构相互博弈、塑造的辩证过程，为厘清个体自由与历史必然的关系提供全新分析路径。最重要的是理论具备极

强现实批判力，精准诊断现代文明核心悖论：人类造物反过来奴役自身。面对数字化、现代化衍生的技术奴役、内卷、官僚主义、群体盲从等现实问题，实践-惰性理论突破单一经济批判局限，从实践、集体、制度、技术多维度剖析现代人自由困境，为当代社会批判提供有效哲学工具。

同时必须客观审视理论固有缺陷：将匮乏本体永恒化、低估制度变革根本作用、历史观悲观化，决定其无法单独作为消解人类异化的终极方案。马克思异化理论侧重社会变革、追求人类彻底解放的价值理想，与萨特理论对日常弥散异化的持续警示形成理论互补。当代社会批判应当双理论结合：依靠生产力发展、系统性制度革新缓解结构性异化土壤，同时保持对一切人类实践产物异化风险的持续反思与抗争，不断冲破各类惰性结构束缚。

人类历史始终是实践创造与惰异性持续博弈的过程。萨特理论给予当代人核心启示：自由并非一劳永逸的既定状态，而是持续突破异化、坚守创造性实践的动态过程[3]。在技术迭代加速、新型异化不断涌现的当下，这一论断具备长久警醒价值。

基金项目

本文系参加导师罗龙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情境语义学的摹状词理论研究”(23FZX05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黄颂杰, 吴晓明. 萨特其人及其“人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2] 王时中. 实存与共在: 萨特历史辩证法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3] 让-保罗·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M]. 徐懋庸,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90, 202, 216.
- [4] 张一兵. 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5] 陈硕. 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重建——萨特实践辩证法再解读[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13.
- [6] 仰海峰. 总体性、总体化与否定的辩证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16-30.
- [7]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8] Kleinherenbrink, A. and Gusman, S. (2018) The Ontology of Social Objects: Harman's Immaterialism and Sartre's Practico-Inert. *Open Philosophy*, 1, 79-93. <https://doi.org/10.1515/opphil-2018-0007>
- [9] Sartre, J.P. (2004)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 1). Verso, 325 p.
- [10] Aronson, R. (1987) Sartre's Second Critiqu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2 p.